

新鄉土
小說
三部曲

玄武



凸凹
著

上册

最堪回味的乡土原生态

农村五十年全景描绘

时代脉搏的诗意捕捉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新鄉土
小說
三部曲

玄武

凸凹
著

上
册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
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玄武 / 凸凹著. — 北京 : 同心出版社, 2014.1

(新乡土小说三部曲)

ISBN 978-7-5477-0979-5

I. ①玄… II. ①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3578 号

玄武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

邮 编: 100005

电 话: 发行部: (010) 65255876

总编室: (010) 65252135-8043

网 址: www.beijingtongxin.com

印 刷: 北京昌联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23

字 数: 550 千字

定 价: 48.00 元 (上下册)

同心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第一章

龟蛇交尾

老爷儿^❶愣在头顶上，白辣辣的，一动不动。

池塘里最后的一层表水，霎时就渗光了。裸露的淤泥，扭曲着丑陋的斑纹，类似老人卵蛋上的皱褶。

在皱褶里，一尾尾从来没长大过的小鱼，拼命地挺了挺身子，终于长在死亡中。

一股股呛人的鱼腥味，像无形之水，在池塘上空打着旋儿。

一只碗口大的龟，扯裂了淤泥的封口，蹦了出来。随之而出的，还有一条翠皮蛇，蛇齿就衔在龟尾之上。

它们拼命地纠缠着，身上的泥斑纷纷脱落。它们裸露得光光灿灿的。

“龟蛇交尾哩。”塘边的枯树墩上，靠着一个死尸一般的老人，这时却从牙缝里送出一声叹息。

❶ 老爷儿：京西方言，即太阳。

这时，池塘东头的破庙里，也传来龟蛇打挺的毕剥之声。那里立着一块不明年代的玄武碑，碑面上雕的正是“龟蛇交尾”的图案。图案突然就缓缓地拱了起来，像伤疤愈合之后结痂的创面，皱出细细密密的一缕缕缝隙，几经商量，终于毕毕剥剥地脱落了。

土瓮无声无息地坍了下来。

旺儿被埋在里边。“完了！完了！”旺儿失声叫着。等适应了眼前的黑暗，他的手开始向四周摸索。终于抓到一团软软的东西，浑身哆嗦起来。

“哆嗦个啥？我还没死哩。”一个女人平静地说。

旺儿嘿嘿笑了两声。

其实土瓮是应该被闲置的。可是入夏以来，老爷儿晒得太歹毒了，晒得池塘都要干了。烧砖的土坯是应该慢慢地干的，暴干暴燥的，一上窑就散了。窑主孙成才便让工人把几十万土坯揳进土瓮里，慢慢阴干。

旺儿就是那个看坯的。瓮里且热且闷，土坯整日里窸窣地响。旺儿的心从此就不舒展：“早晚得塌鸡巴的了。”然而王秀珍还整日里往瓮里跑，她欺哄^❶着旺儿哩。

王秀珍是村长王立平的妹子，高中毕业后就在家里的慎^❷着好人家儿，慎来慎去把自己慎成了老姑娘。她瞄准了旺儿那天，挽起袖子让旺儿看她的胳膊肘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看，这是老年斑。”

旺儿咧了咧嘴，表情暧昧。因为他知道，老年斑代表着王秀珍坚定的意志。

❶ 欺哄：京西方言，有靠近、亲近、痴迷、贪恋等含义。

❷ 慎：京西方言，既有等待、期待的含义，又有筛选、挑选的含义。

(时间：20世纪50年代末，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。)

家里又断粮了，父亲让母亲去借粮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母亲反感地问道。

父亲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因为你是女的，人家给面子。”

粮终于借回来了。由于喜悦，母亲忽略了一个细节，她对襟的扣袷系错了扣眼，参差相吊，露出一小角肚皮。父亲脸色青灰，试图庄重一些，但母亲的脸色比他还庄重，他身子就渐渐地矮下去，蹲在地上。

“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，借粮就借粮，干啥让人摸奶子？”

“你这个人更鸡巴操蛋，粮食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让他摸奶子，他凭啥借你？”

父亲想了想，自己竟惭愧地摇摇头：“懒得跟你置气。”

饭吃饱了，父亲百无聊赖地在村街上趔了几遭，再进屋时，表情很平静。油灯吹熄了，俩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，又纠缠在一起。

“你这人咋这么没脸没皮？”倒是母亲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。

“你又没缺斤少两。”

油灯啪地爆了一声。虽然已熄了很长时间，灯捻里残聚的热量好像刚刚才释放出来。

池塘边躺倒的老人叫万明全，老爷儿刚露火屁股的时候，他去了一趟乡政府。

管治安的副乡长于宝力对他说：“你别鸡巴瞎告了，人不是没死吗？没死就将息着吧，大热天的，谁的心里都烦。”于宝力是在暗示乡长的态度，叫他识相点。

老爷子喉咙哽咽了一下，对于宝力说：“你先甭说别的，先给我点水

喝。”

桌上正有半杯白开水，于宝力看了一眼，万明全也看了一眼。

于宝力和气地笑了一笑，把水杯端了起来。万明全浑浊的眼神有了点儿亮光。

于宝力潇洒地拧了一下腕子，把水倒在了地上，然后把杯子重重地墩在桌上。

“我这儿哪儿来的水，拿什么给你喝！”于宝力的表情还是那么温和，甚至有几分斯文。

万明全默默地站了起来，又默默地走出乡政府大院。虽然院里有好几个人跟他打招呼，但他都视而不见——他的两只耳朵突然吱吱地叫了起来，脑袋肿胀得要炸了。

果然就炸了，咣咣地，炸弹一颗接着一颗。身边的司号员脑袋给炸飞了，脖腔里紫黑紫黑的血，毫不吝惜地喷着，血腥让人都窒息了。万明全给吓坏了，身体直直地挺出了掩体。他不是被突然的死亡吓坏的，而是惊异于一个人的肉身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！

是战友把他硬拉进掩体的，并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了几个耳光。他从此落下了耳鸣的毛病。情绪一激动，双耳就吱吱地叫，战斗力几乎就全部丧失了。因此，到朝鲜还不到一年，便不得不从战场上退下来。刚一踏上回国的火车，他的耳朵就开始叫，整整叫了一路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有好事了。”

恍惚中，他老婆大菊就站在他身边，厚嘴唇向他努一努：“可不是咋的，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。”

“有名儿了没？”

“就等你起哩。”

“那就叫援朝，万援朝。”

进了自家的院门，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菊。掀帘子走出的大菊，怀里果然就抱着个婴儿。

“是不是咱家万援朝？”他急迫地问。

“你咋知道孩子叫援朝？”

“在火车上就知道了。”

瓮里的砖坯商量着往下坍啊。

一块酥碎了，另一块也酥碎——正如丧了意志的人群，像在一个时刻里均被抽去了筋骨，比着颓下去。四周便是一片碎裂的声音，像数不清的蛇拥挤着爬出洞来，在寂静之夜，蹒跚于枯叶之上。

旺儿把灌进耳朵里的土挖出来，听清了王秀珍粗重的呼吸声。

“得赶快趑摸着出去，不然就真的被活埋了。”旺儿的声音颤抖着。

王秀珍却笑，乖戾得让旺儿感到有一股寒气。他极恼火，拼命地舞动着双臂，试图掘出一条通道来。但他挖过一抔黄土，另一抔黄土就又补充过来了——就像在活水中下瓢，没办法舀断水流。

“你要是想活着出去，就老老实实忍^❶在这儿。”王秀珍说。

女人道出了残酷的事实，旺儿恨恨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全娘的赖你，瓮里根本就不能进女人！”

话一出口，旺儿自己也觉得没劲；但不这么说又咋说？上下连三村，上下数百年，窑行里都有这个禁忌——女人是不能进窑口的。

❶ 忍：京西方言，根据情境的不同，有多种含义，（一）坐在那儿，待在那儿；（二）静养，休憩；（三）不乱动，不蛮干，不冒昧。

王秀珍伸出手去，触到了一团热气，知道旺儿就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，心里便不禁一动。

“说什么都晚了，你就说咱眼巴前儿^❶，该干点儿啥？”

“等死！”旺儿有点儿恨她。

王秀珍捉到了他的一只手，把它放到自己的胸脯上，并且意味深长地摁了摁：“我就不相信，我哥会不带人来救咱。”

旺儿的手像被热油溅了，拼命地往回抽缩，但王秀珍有防备，把它钳牢了。

“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那心思？你的脸皮可真厚。”他说。

“你可知道，到今天我可还是个黄花儿大姑娘，就这么去了，真是可惜了。”

“那就更不敢造次了，万一被你哥他们挖出来，还以为我就是为了日梧^❷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，我心里凄惶^❸。”

“你的话说得可真难听。”

“本来就是嘛。”

“你把声音调大一点儿。”王立平斜倚在躺椅上，一边搓着脚，一边命令着他的胖老婆。因为他捕捉到了人物的一个非常的眼神，知道下边一定是一场激情戏：探员乔把逃犯掳进警车之后，一回头看见他的搭档珍妮正低头整理她的胸扣，或许是胜利的喜悦膨胀了她的乳峰，反正

❶ 眼巴前儿：指眼前，当下，现在。

❷ 日梧：京西方言，（一）欺辱，辱骂；（二）窝囊，憋屈；（三）男女性事；（四）搞死，干掉。

❸ 凄惶：京西方言，（一）惶恐不安，惶惑不解；（二）悲伤，悲苦；（三）不踏实，不安心；（四）不甘心，不认命。

是大得惊心动魄，以至于小小的纽扣从扣眼里惭愧地退了出来。珍妮抬起头来，与乔的眼神碰在一起，她居然嫣然地笑了一下。

接下来，珍妮果然同乔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房间，在床上起伏起来。珍妮恬不知耻地叫着，很夸张。

“再大一些。”王立平说。

“你就不怕被邻居听见？”他的胖老婆说。

“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，她都敢叫，我有啥不敢听？”

王立平一边听着洋女人叫床，一边更意气风发地搓他的脚气，皮屑争竞着飘到地上，白花花一片。

头上的土哗地落下来，弄得两人都不敢睁眼。因为王秀珍刚才来了一个激烈的动作，把旺儿的头揽进了自己敞开的胸膛。胸膛里的一股热烘烘的干草味儿，逃生一样钻进旺儿的鼻孔和口腔里，引发了他的呼吸障碍。他干咳了一声，推了王秀珍一把，头上的土便铺张着落了下来。

“王秀珍，你他娘的找死啊？”旺儿吼了一声。

“可是，可是，我真的不想死啊。”王秀珍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那声音真是丑陋，让旺儿感到一丝惭愧。

第二章

撕抻他们的心肝肺

鸡唱了三遍了，父亲还没有起炕。

往日鸡一醒，父亲就醒，醒来就坐在炉坑前擦枪，摁牢松动了的火炮子（火枪的引信）。

鸡叫第二遍的时候，他抬腿就往门外走。他身后的门虽然已关了很久，破门而入的早寒，还呈雾状在家人的睡脸之上起起落落着。

鸡叫三遍的时候，父亲又破门而归，火枪的枪筒上挂着他的猎物——通常是三两只松鼠和数只家雀，有的时候是山鸡、猪獾和野鸽子。打到狐狸和夜狸子的时候，他一般不往屋里拿，因为那腥臊的气味儿，很让母亲腻歪，她只闻上一鼻子，身上就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，便消减了对父亲的敬意和赞美。

父亲打猎是他的日课，他从不偷懒。因为他打的猎物大多都属“四害”之列，生产队是给报酬的。他只要把家雀的头和松鼠的尾巴提到队部去，记分员就会主动给他过数，往工分簿上记工分。一只松鼠尾巴，两分；一颗家雀头，也是两分。大部分猎物的肉都可以留着吃。

然而为了几粒粮食，自家的女人却成了别人的猎物，他没有理由再闻鸡而动，去表现他对日子的勤勉和忠诚。

“他爹，你今儿是咋的了？”母亲往他身边欺哄了半尺，小心地问。

父亲恨恨地翻了一下身，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昨天到哪个王八蛋家借粮了？”

“你要做啥？”

“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！”

母亲咧一咧嘴：“要崩，你就先崩我吧。”

父亲咳了一声，不再吱声，然后默默地起炕，默默地坐在炉坑前抽旱烟，面无表情。

母亲小心地给他弄了一碗热粥：“他爹，难得你今儿个没打猎，就喝碗热的吧。”

父亲像遇到了陌生人，疑惑地看了母亲一眼，没有去接母亲手里的碗。母亲端得很尴尬，就把碗放在父亲眼前的炕沿上。

“把碗端走。”父亲木木地说。母亲呵呵地笑。

“听见没？把碗端走！”声音兀地就凌厉了。母亲依然呵呵地笑。

父亲终究没有豁达起来，抄起粥碗便朝母亲砸去。母亲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，粥碗在她脚下摔碎了。一块碎片优雅地在母亲的脚面上画了一条弧线，随即淌出血来，不久就汨汨地流欢畅了。

母亲知道自己受伤了，但她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还是呵呵地笑着。

饥饿的蚂蚁成群地从角落里爬了出来，转眼的工夫就把零落在地上的粥食吸干净了，然后又爬上母亲的脚面，吸饮她的血。

父亲皱了一下眉头，起身摘下墙上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门外走。

“他爹，求你别走哩！”在他身后，传来凄婉而清晰的一个声音。

他蓦地站住了。

蚁群悄悄地爬走了。

万援朝喉咙里卡了一块痰。他的眼睑剧烈地抽搐一阵之后，两只眼球便骇人地凸出着。

他的媳妇王小翠掰开他紧咬的牙齿，把吸痰的管子准确地顺进去。然后，就开始用嘴作业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

蹲在一边抽烟的万明全恨恨地骂了一句：“操他个奶奶的！”他觉得自己的儿媳妇太仁义了，不该遭这个罪。

万援朝刚卖完一车西瓜回来，熄了火的三蹦子^❶还没停止最后的喘息，村里的电工王大伦就在门外吼：“万援朝，村长让你立马就到村部去，他等不及了！”

“知道哩，我擦把脸就去。”

“擦你娘的屁股，就你那张驴脸，咋擦都是黑的。”

王大伦的讥讽首先让屋里的王小翠听见了，她挑帘子伸出一张脸。这张脸又白又媚，万援朝抬眼皮瞅了一眼，嘴角的肌肉便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。他迎着王大伦走了出去。额上的汗流进眼里，用衣角擦了又擦，睁起来还是很困难。眼皮不停地跳。

进了村部，见到王立平一张阴沉的脸，万援朝便有些惶恐，下意识地堆出谄媚的笑，讨好地点点头。

“卖瓜去了？”

❶ 三蹦子：农用三轮摩托车。

“是。”

“行情不错？”

“嗯，还凑合。”

“既然是这样，你把电费交了。”

万援朝困惑地眨眨眼。他记得前不久他刚刚交过电费的，上半年一共交了八十六块两毛两分。

“现在是几月？”他问道。

“七月。”王大伦不假思索地答道。

“既然是这样，交下半年的电费得到年底呀。”

王大伦欲言又止。

王立平响亮地啜了一口茶，吱的一声，十分突兀。因此，他凝聚了屋里所有人的目光。

“废话，村里哪儿敢收你下半年的电费，收的就是你上半年的。”王立平低垂着眼皮说。

“可是……”

王立平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就王大伦这鸡巴人你还不知道？睡觉都走错了门，他把电表看错了。”

万援朝被蜇了一样，倏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和他一起看的电表，不会错的。”然后他讨好地笑笑，补充道：“我相信自己的记性。”

王立平也站了起来：“万援朝，你知道我讨厌你啥？讨厌的就是你这个好记性！”

“那是您对我有成见。”

“你是荣军家属，咱哪儿敢有成见？你说的净是废话！”

万援朝明白了，这是个既定的阵势，他没有逃脱的余地。“我要补交多少？”他决定息事宁人。

王立平对王大伦说：“把收据给他，让他自己瞧。”

人家把收据都开好了！万援朝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他庆幸自己的精明，庆幸自己是个识时务者。但他接过收据一看，心头的凝聚就再也化不开了。上边的金额是个莫名其妙的数字：一百八十九元两角两分。他开始紧急思忖。他家所有的家用电器就明明摆在那儿：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，客厅和卧室各一只二十五瓦的白炽灯。别人家茅房里还安一只，可精明的他，给节俭掉了。

“这咋可能呢，就是重交一回也就是百八十块啊。”他怯怯地申辩道。

“这咋不可能呢，就是跟你老婆行房事，你不都是开着灯嘛。”王大伦说完，自己笑得蹲在了地上。

“你真无耻！”万援朝脊椎里生起来一股血气。

王立平并不笑，他依然阴着脸说：“话糙理不糙，万援朝，请你交钱吧。”

“不交。”

“凭啥？”

“我没钱。”

“你不是刚卖了西瓜吗？”

“那也不交，你们这是乱收费！”

王立平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：“啥是合理收费，啥是乱收费，村里有标准。哪个爷们儿的裤子扣没系紧，露出你这么一条驴

圣^❶？”

“跟你们这号人讲不出理来，咱们到乡里去说。”万援朝转身就朝门外走。

“王大伦，你他娘的把他给我拦住，把他的西瓜钱抠出来再说。”

王大伦吱溜一下就蹿到万援朝前面，身体挡着，伸手就去掏还未被体温焐热的钱。

万援朝一下子攥住了他的手，狠狠地扭了一下。万援朝是个身高力大的汉子，只要一出手，便有超人的力度。王大伦疼得跳了起来，满口秽语。

万援朝愤怒地瞪了他一眼，还是毅然决然地朝前走了。但是，他的后脑勺遭到沉重的一击，轻轻地哼了一声，就轰然倒下了。

王秀珍的哭声让旺儿的鼻子泛酸。因为这哭声的质地，就像这头上的土坯，干燥、粗糙，带着毛茬儿。它只属于农村的女孩儿。

他往前靠了靠，把王秀珍抱进怀里。王秀珍真是富饶，塞得他满怀都是肉。他不禁叹了一口气。王秀珍立刻变得很温顺，一只手在他后背上抚弄着，给他一种妻性的温痒。

一座石板房，安静地躺在易水河的一条臂弯上。两只硕大的铜门环，发黑、发暗，斑斑驳驳，刻着岁月的沧桑。门环突然哐啷哐啷响了起来，既没有人的触动，又没有风的吹弄。在屋里，炕上那个黑瘦的女人停下了手中的针线，将耳朵直直地竖了起来。门环的声音还是响个不停，她干脆

❶ 驴圣：京西方言，即雄驴的生殖器。

扔下针线，滚下炕来。

“二丫儿，像是有事儿哩。”她喊道。

随着她的喊声，炕角里破包裹样的一团东西动了一下，然后懒懒地舒展开，原来屋里还窝着一个人。“别惊惊乍乍的，大好的天儿，能有啥事儿！”女孩子不耐烦地说。

“肯定有事儿，是你爹有事儿了。”

女孩子困懒懒地坐了起来：“他能有啥事儿？正跟相好的鬼混呢呗。”

地上的女人朝女孩子嘘了一声，轻声说：“鬼。”因为这时，那门铃响得更繁密了，像一队骆驼，鬼鬼地从门前过。解放前，他们村里有过一个驼队，可是连骆驼带赶骆驼的都早变成骨头渣儿了，还打门前过，不是鬼是啥？

“是爹常在外边跑，你的疑心重，瘵症了。”女孩子感到她娘好笑，又躺下了。

突然一阵颤抖，哐的一声，屋里的地陷下了偌大的一个坑。

“二丫儿，你快瞧哩！”女人大吃一惊。

二丫儿不情愿地爬起来，探头一瞧，整个人也就跳下地来，拽着她娘的衣角，瑟瑟发抖。

“旺儿啊，你可别真的有事儿啊！”

“咱们不会有事的。”旺儿把王秀珍的肉身子往紧了抱了抱，像个男人似的安慰道。

“有事儿也不怕，只要有你在。”灾难面前，王秀珍感到了非凡的安定和幸福。